

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三

金臺外史呂邦耀編

寧宗

嘉定十七年甲申閏八月丁酉理宗即位

史彌遠獨相

是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責誠以將立之意責誠然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責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責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彞軍節度使

卷三

續宋宰輔編年錄

一

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
曰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
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
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唯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
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昫令之曰今所宣是沂清惠王府皇子
非萬歲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
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
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墀不知為誰甚惑之昫入宮見后后
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昫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
竑竑每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就

至樞前舉表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
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
始之曰未宣制前當在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
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
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掉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
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
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
王出居湖州。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輔學導之
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畜養羣奸指
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亟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

擅權幸帝老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
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王應麟曰寧王服藥赦文陳正父
所單也雖不明不敏有卑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
一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九月帝追封
所生父希璠為榮王母金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楊后附錄於此。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
舊隸德壽樂部以久次出適於外隨夫至儀真僦居長蘆寺
前寺僧善相謂張氏宜有貴女勸之仍還行都一日奏樂孝
宗以為不諧中貴人奏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乞使已
出者通籍內庭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張氏復還樂部時后

在姓數月矣及期乞歸外館憲聖曰第令產仙韶院何害遂
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兒云長汝福祿及吾
自是養於宮中既久新樂純熟所生母與儔侶俱還民間后
在楊才人位下年十歲為劇孩兒及長以琵琶隸慈福宮
舉動無不當太后意者有嫉之者適太后入浴儕輩俾服后
衣冠為戲因而讚之太后太后笑曰汝輩休驚詫他日自會
服此寧宗以嘉即踐祚於東陽為重華承嫡主喪一日間長
信偶酒溢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洒之自是帝幸常至上
所久而憲聖知之幾欲鞭朴大瑞王去為力據之曰娘娘當
以天下男孫一婦人何足惜切此事不可使外人知也長信

雖少解然終不忍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返南內却復之故后暫居去為家而去為之子因得幸及皇陵事畢楊后復還長信上春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氏既薨所幸宦官王德謙特指於東朝憲聖語曰乃翁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今大內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升後宮雜進康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帖服甚於保愛上躬為宗社大計憲聖稍悟曰爾言亦有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僥和為娘娘尚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宜子浸潤鼓扇崇福遂以賜寧宗時傅伯壽草制有云洪惟太母

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監於內殿蓋紀實也后初進
為婕妤醜其母家會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
遂姓楊氏五年進婉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
所屬貴妃與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忌之且禁絕
王公不許通籍內庭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
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閣
皆同日楊固避曹使朝而已候於夜曹不悟速盱酒甫一再
行曹木及有請則楊已奉帝輦矣奉促重盞上遂起至楊所
則得從容且留寢故能珣筆展紙以請全章上醉即書貴妃
楊氏可立為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

其凡次山速曉雙山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
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匡上執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
可遏耳。楊后恨韓侂胄之排已也與次山謀欲因事誅侂
胄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俾皇子徹入奏侂胄妄啟兵端將不
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秀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洩俾次山
擇廷臣可任者與其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
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常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告
之而禮部尚書衛湜著作郎王居安前居司郎官張鎡皆預
其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
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追殺之復

命彌遠家祖等俱赴延和殿以誣侂冑聞帝不之信越三日
帝猶謂未其死蓋是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全臺外史曰侂冑既誅彌遠大拜夏震亦進封舞陽縣開國
伯加食戶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其制詞云執戈衛社闕如
貔虎之威使鉞奮忠迅若鷹鷂之擊 惟享工誼不辭難又
曰頃屬攬權之始與聞去惡之謀以疏令一衆心若周勃入
北軍之日以感慨圖王事若多祚領羽林之時蓋實錄也自
此揚后日蓋恣肆而濟王之事遂起時有為詠雲詞者曰往
來與月為倚舒卷和天也蔽蓋譏彌遠交通揚后出入宮禁
也其詞似好事者所為不無過甚至濟王之寬劉克莊有詩

曰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則其詞酸楚殊令人
悲恨也。侂胄末國姦狀前編年錄未及詳解今附錄於後
○王宣子佐嘗為大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出之
女僧家韓侂胄之父無子與之同鄉聞王孕婢在外遂明告
納之未幾得男即平原也癸辛雜志○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
寧宗在嘉邸丞相趙汝愚議擁立而憲聖皇太后居慈福宮
莫可開白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因內侍以密啟太后太后許
之汝愚乃立寧宗侂胄以定策功希望節鉞汝愚不許知閤
劉弼勸汝愚曰此事侂胄不為無功亦須稍疏官職而朱熹
亦勸汝愚富厚賞以酬其勞弗使預政汝愚為人疏直謂侂

周易制不以為慮。侂胄遂怨望內交宮掖外比奸邪謀傾汝
愚而難其名問於京鐘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
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諷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
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遂罷相設偽學之禁貶請朱熹等五
十九人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著令人暗斷魂
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劉一清詩云齋壇一做
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為慶歷也由人事也由
天○侂胄既逐趙忠定至衡州而暴卒或謂中毒云太學生
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
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

孤忠幸有史長存九泉若愚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陶孫
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昇去陶孫知必為韓所廉頃之捕
者至矣急更衣持酒具下樓與捕者交臂間教工舍在否對
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閤侂冑敗乃登第一○許及之為吏部
尚書諡事韓侂冑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叙其
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屈覺膝侂冑惻然憐之遂進同知樞
密院事侂冑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閤掩關拒之
及之大窘會闌未及閉遂俯俛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
執政之語傳以為笑○陳自強為侂冑童子時師侂冑當國
自強至臨安待選欲見無以自適其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

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
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入。同坐。皆跼踖莫敢居上。侂
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即
除大學錄。未踰年。三遷為秘書郎。即入館。改右正言。月餘。拜
諫議大夫。御史丞。旬日。遂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
明年。知樞密院事。侂胄進大帥。自強拜右丞相。嘗與人曰。自
強唯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曰。恩父。稱蘇師旦為叔。
稱書史。史達祖為兄。嘉泰元年。臨安大大自強所積。一夕。壞
墟。侂胄遂遺之。萬婚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
萬婚。更倍所焚之數。及侂胄敗。竄自強於永州死。侂胄用

事十四年成行宮省權震寓內宮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
宮闈無度時昔孝宗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
流涕。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塘令陳壽松亟召女僧以
八百十市之舍之中室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
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為松所市矣大怒松壽
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外郡某忝亦
縣恐忤鈞顏故為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
言松壽謹侍禮侂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旬日遭監察
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快快不滿乃東市一美人獻之
名曰松壽侂胄追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

常達鈞聽耳侂冑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侂冑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嘗詔入賜坐四夫人即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冑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也侂冑患之時趙師異以列卿守臨安聞之即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獻侂冑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侂冑歸十婢咸來謝翌日都隸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堵歸語侂冑曰我輩得趙太卿充饋十倍王何吝酬一官耶侂冑許之遂進師異工部侍郎侂冑又嘗與客飲南園師異與馬過山莊得蘼茅舍曰此真田

舍景但犬聲鳴犬吠耳少馬有犬噪叢薄間視之乃師冢也
侂胄大悅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
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得鑊煮刀剗口周公謹齊東野
語辨韓侂胄犬吠村莊事乃太學生私憾趙師黨而造謗為
之又謂侂胄南園下有蜀帥獻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凌風閣
下今之慶園樂即南園也視其沉香山乃枯折耳遂賦詩云
舊事淒涼有可尋斷碑閑卧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
人疑是水沉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殆此類耳○
金臺外史曰毛憲守長沙謝韓侂胄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
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顛願同於毛遂事切而

工近於諛矣猶可言也頗祇草制言其得聖之消易祇撰谷
詔褒以元聖矣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蓋
取九錫之兆而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
異姓真王故事也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岳珂曰韓平原
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
韓求授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為衣冠到道者自叙履
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餘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
浩歎又為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申問以得祿
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好但於伍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
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

以寒為韓侍燕者皆縮頭匿笑余憶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
徽之初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
宮者所作其辭曰寒衞衞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世人
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跡尚
新但云霍氏之亂萌於駱乘而已余謂僂語所及亦一駱乘
也蒙其指目者反懜然若不少悟何耶○嘉泰末年平原公
時有扶日之功凡
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宰伶人王公瑾曰今日
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裡面後寧宗恭淑皇后上仙而曹氏為
媿好平原時以為親屬偶真里富國進別來至平原語公瑾
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揚國志平原雖憾之
而無罪加焉○侂胄既進太師封平原郡王欲立奇功以自
白擲髓
固乃倡恢復之議舉兵北伐金人分道南侵鎮兵屢敗侂胄

懼遣使請和。金人不許。弔索啟釁之首。侂冑大怒。用兵益急。蜀口漢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憂皇。○羅大經曰。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丰。求見者具言虜為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未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侂冑。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冑誅友龍。竄或疑夜丰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全虜南還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辭。告我師。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嘆也。○彌遠與皇子榮王誅侂冑。揚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侂冑陳自強皆罷相。仍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侂冑。

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鼓方散沉醉幾不可起
幹辦府事周鈞以片紙投入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閉閣門
允朝泥冑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服瑞香香
羅衣一襲登車而往則殿司軍圍繞府第矣而泥冑猶未知
也夏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擊殺之命臨安府函其首
詣金人求和建陽劉淮為之詩云寶蓮山下韓王府鬱鬱沉
沉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雕窗鎖風雨九世卿家一
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俊車不悟有前車突兀眼中觀此屋
高九萬詩曰耕曉官家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
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

泥冑封平原郡王而官太師一
日獻使者皆稱師王時參知政

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冑有隙史彌遠遂與合謀既得罷相之旨遂私謀批之寧宗冑不知也都下為之語曰擇加佛中間生胡漢神立兩旁文殊普賢自闕象祖打殺師王○西湖遊覽志 函首事有為詩者曰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魂譽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末違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世史正綱曰嗚乎宋自南渡以後論國大計者莫不以雪讐恥復上疆為言切切然以時君不從其言為恨往往咎汪黃而惜李綱罪秦檜而痛岳飛非史浩而是張浚侂冑此舉其心雖非其事則未必不是也彼有罪焉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函首虜庭是何與平昔正人君子所論者之不同哉昔人有言譬則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

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一狂僕不量力欲為之復讐謀疏計
淺遠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仇家使甘心焉可乎哉其說
本之羅大經曰庶之人讐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
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
不共戴天之讐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
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有詩曰晁錯已誅
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
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
一狂僕佐之後讐謀疏計淺遠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讐
使之甘心焉可乎哉○秦檜師垣故第即今之德壽宮西有

望仙橋東有升仙橋後紹興末年師垣薨適值天府開凌運
河人夫取泥令堆積府墻及門有無名人題於門曰格天閣
在人何在格天閣乃高宗宸翰賜本檜之家一德格天之閣又有封之者曰
三公亂使有士于朝之曰一德赫天之閣又有封之者曰通之邛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塌塢貯黃
全笑埃便欲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泉今已矣空
餘泥淨積墻陰韓侂胄平原甲第即瑞石北阜為第開禧末
罪逐後改為寺監齋舍生有題一絕於壁云掀天聲勢抵冰
山廣廈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花
枝依然弄晚風才即抽手去無踪不知鄱塢金多少爭似盧
門席不重兩詩皆用董卓鄱塢事然權勢所歸之地古今皆

然也白嬾髓。侂胄為南海尉延一士文作館官既別音問不通後侂胄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縮過殿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何如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竝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富之侂胄默然久之

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
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
可變而為恩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
渙然與海內更始景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
釋怨請和以安邊境侵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境盡去軍
興無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
老為綠野之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侂胄
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 韓侂胄嘗以冬月攜家遊西湖適覽而北兩山之勝未乃
置宴而園族子川院與焉有獻牽緣傀儡為土偶負小兒
者名為迎春黃胖漢頰頰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即賦一絕
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安安身忽然幾斷兒童子骨

肉都為陌上塵。侂胄忽然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韓侂胄既敗。屨婢收逐之時。韓門卷至有三數輩。皆稱為某妻。某人父母益其宛轉而入。皆謂父母官中送命。慮詔父母者聽除首飾衣服之外。不許以舍。裁出金釧。至插滿頭衣服。至著數襲。市人利其物。而因以博資其身。故相競相逐。願為之。父母至有引屨妻之裙。必欲其同歸者。亦足一嘆也。亦足為鑑云。○四 ○ 羅大經曰：蘇師旦者，平江書吏也。為侂胄心腹，以奸計歸誠於侂胄。侂胄愈益，既之害以窘乏，求金詣侂胄。侂胄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捐助之。及江上軍敗，詞連師旦，受賂八贖，俱存。侂胄大怒，竄師旦海上。及侂胄敗，斬於臨安，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斤，金錢六十斛，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

釧金一百四十三斤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是以一隅之地倖臣贖貨如此侂冑所積應且數倍國安得不亡哉。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頗佻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被彥章為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為都承旨被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克為師旦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謂有文事有武備無知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論譁然亟擢被左司諫諸生為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於司業易被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侂冑誅蘇得罪被遂遠貶

十一月葛洪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諫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
嘉定中為樞密院編修官因邊防將帥之弊上疏言附備士
卒帥之職也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今乃有沉酣聲色之奉
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文
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兩繕治器甲修造
戰艦完其實則希舊為新而已自謂博節財用聲稱羨餘原
其自則剝下罔工而已爾乞嚴飭將士上下振厲中繳軍實
嘗若用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
嘉納之

續宋宰輔編年錄

全臺外史呂邦耀編

理宗

寶慶元年乙酉

史彌遠獨相

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十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懼水竇

卷四

續宋宰輔編年錄

一

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
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
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為
李金榜揭於門數文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
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
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
走楚州甫丙皆死○禮部侍郎真德秀上相府書曰某竊惟
海內不幸先皇帝奄棄羣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母圖迴於內
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虜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
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固知夙由驚憂長惑住住而有未幾

聖德日新今聞昭著於是縉紳士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惟
一以為吾君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
庶乎其慰悅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不
為大丞相陳之蓋舍凡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秦隋之亂
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不思其故也太王
嘗舍太伯而立季矣允武嘗舍東海王疆而立顯宗矣睿
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皇矣少長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
天下後世乃莫或非之者以王季之與泰伯能推固心之愛
而極其友悌也顯宗之與東海王疆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
終無間也明王之與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讒間無

自而入也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凡則篤其慶蓋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之治禪映青史後世亦鮮及焉至若秦隋之暴其於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罪遇之又以其恩輕信讒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亡之禍亦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立與王季顯宗明王之立其事雖若不同然天位之得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為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踐祚之後戰栗兢兢未嘗以位為樂此亦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下結人心以為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亡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真王

之封外弟之錫寵數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
天顏而去竊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
悖之徒敢為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卒至自投於水以避之
危迫之情可謂至矣仰賴社稷之靈旋踵底定中外帖然親
王亦幸以自免某之區區以謂此正讒間易入之時而親危
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愛朝廷顧惜事體必自有之
慮之所慮寡聞淺見之人有託物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
吾君吾相不可不致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
戕賊骨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以親戚為寇
讐不殄滅之不已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夷滅是自絕於人

道也夫既自絕於人通矣而欲天心不震怒於工人心不攜
離於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為酷烈饗國未幾宗廟
為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順輯睦兼為嘉祥上下相安福
祚綿永其孰為得失哉自漢文帝時淮南王遷蜀袁盎進諫
以為有如不幸遇霧露死是陛下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
名奈何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盎猶力爭如此況今
之親王於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罪其可不思所以全之者
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之撫存之則觀聽之下
窺伺易萌左右使令解體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
怵迫亡聊之態萬一霧露之感有如盎所慮者朝廷將何自

白於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大丞相燕
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容建白
必使吾君友悌之德並躋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待遇撫
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之心又為選通
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目興游處迪之以詩書禮
義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曉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
無所憂如此則親王安親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上下亦
莫不安者矣某以一介迂疏蒙恩收召入備從列日夜惟思
所以尊朝廷而彌禍亂者莫切於此方竊入見而首陳之屬
聆雪川之變寤寐不遑得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事者丹衷

皦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下之幸。元春至
行 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帥赴之至則事平矣
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
言竑有疾令俞天錫召醫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於
州治以疾薨聞一云史彌遠遣人慰王且以醫來援藥鴆之
几竑流血而死嗣是數見怪彌遠懼為之改
葬且作佛事起度之真德秀入見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
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尊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
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繫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
以慄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
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

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凡使生人之類各有寧字不相聞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下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尊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衣冠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小雅之詩則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而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

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喜攷觀古昔
有富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滅猶足以僅存者亦有
治安疆盛之世綱常墜弛卒自於大壞而不可拯者周自東
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
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
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綱陰
德內熾讒巧文煽國本遂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
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躋
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凶邪造孽戕伐本支三綱盡廢
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

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
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
義故光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或以為
三代而下皆未之有倚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
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啟睿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
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
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
未盡其道者雖棟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謠遽興流聞四方
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
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

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凌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王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滌灑之奉拜跪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克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

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
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
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
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君則道立矣子道修者人之本家道
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倘能
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
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以動眾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
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臣以迂疏語蒙召擢實在春官實
掌邦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鐘鼓之間故於進對
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為陛下告狂愚無取惟聖明擇焉。又

貼黃○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蓋以大舜之事望
陛下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孟子推明
其指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夫以象之不道而舜親愛之心曾不為之少衰此其所以為
倫人之至也然象雖封庫而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之而納其貢稅不得以暴其民此又仁之至義之盡可以為
萬世法也況濟王之與陛下其屬為兄而雲川之變迫於羣
凶非出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有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
可考陛下倘能以舜愛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象之法而
處之使有富貴之娛而無尺寸之柄則陛下之所為即舜之

所為矣。綱常獲全，聖德無玷，書之史冊，揚休何窮。臣竊惜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無所及矣。故臣輒進補過之說，冀陛下力行象善，以捨前非。庶幾異時不失為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願，亦天下之願也。臣又竊觀雍熙泰即之事，方其有罪，不免降遷。及其薨亡，不廢恩卹。故有追封之典，賜諡之榮。下至諸子，俱蒙遷擢。當時宰臣稱頌太宗皇帝之德，以為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今濟王之亡也，自輟朝卜葬之外，未之聞焉。意者羣臣未有以太宗之事告陛下者。臣不避誅戮，敢冒昧言之。伏願明詔有司，考求雍熙故實，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滅繼絕之仁，在陛下為之何。

不可者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天地神人之心亦將
有以亮陛下矣臣區區獻言非為親王計為陛下計也丹衷
皦然可質天日惟聖明賜察。又得聖語申省狀。○今月十
二日上殿奏事未出劉子先束笏叙謝蒙恩召際得面清光
蒙宣諭曰久聞卿名下有二語偶不記憶讀至第二劉貼黃
口奏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為人倫之至者緣其他帝
王皆處人倫之常獨舜處人倫之變故也處人倫之常者易
處人倫之變者難宣諭曰何謂人倫之常某奏父慈子孝兄
友帝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慈兄友而弟不恭此人
倫之變也人孰無父母而舜則父頑母嚚人孰無兄弟舜之

弟家則傲人孰無夫婦舜則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人所難處者而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為人倫之至宣諭曰蒸蒸又不格姁某奏此乃舜以至誠篤孝感劫之效也如象至為不道然舜親愛之心不為少衰惜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之處象益舜不以象欲殺己為怨而封之有庠既不失友愛之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象不得一有所為雖有虐民之心而無所施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若陛下所以處濟王者亦如此豈不盡善盡美聖上正色宣諭朝廷之待濟王可謂至矣某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謂此事處置得盡善善臣實未敢仰承聖訓陛下不必

看其他只看舜之處表者如彼陛下之處濟王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為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陛下所以待親王者既有媿於舜終是欠闕處蒙宣諭曰亦是一時倉猝某又奏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只欲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闕處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德凡處人倫之際曲盡其至庶可揜蓋前失異時為有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且如文帝亦不幸有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所為可稱處多淮南王之死又不出其本意所以不失為漢之賢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無之為愈今陛下處此一事既有媿於舜自今處他

事當益加勉勵必無愧於舜可也古之聖人亦不能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其更也如日月之復不害其為聖人玉色微有喜意○起居魏了翁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寃五月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彌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宴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王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

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以雪
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
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
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污辱也蓋亦求明是心於
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
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
之所謂行大義以彌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
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扶恩以凌上小人恃強以無
上久則內外相為一體為上者喑然以聽其所為日昃月削
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

身有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
孝其鷹犬也馮樹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
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害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
除此數人陛下非惟不足以彌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
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
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馬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
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賈
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
位乃敢恣強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
帝之子也故彌遠故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

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
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
討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
何辜焉陛下今日不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文矣上
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竿
橫抹之。秋七月罷工部尚書陳德剛全部員外郎洪咨夔
以論濟王之寃忤史彌遠故也大理評事胡夢昱上言濟王
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
甚切直史彌遠颯御史李知孝劾之竄於家州

六月丁未史彌遠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不拜

十一月癸亥辭極除參知政事

葛洪除簽書樞密院事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五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寶慶二年丙戌

文彌遠獨相

是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冬十

一月以濟王故改湖州為安吉州三朝野史曰潘丙潘壬太

丹立濟王為帝事葉下成理宗賜濟王鴆而祖丙各景

其首改湖州為安吉州史彌遠取旨差大統判領兵劉洗湖

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大射求允送道回大統判一

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奉祀以

續宋宰輔編年錄

寶慶三年丁亥

史彌遠獨相

正月乙亥宣增正奉大夫薛極宣奉大夫

增權監修同史日虛與極同提舉編修勅

令

三月丙寅史彌遠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

提舉編修玉

國朝會要提舉國史實錄院提舉編修勅令

紹定元年戊子

史彌遠獨相

六月戊申薛極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辛亥薛極除知樞密院事

曹洪除參知政事

袁詔除同知樞密院事

詔至彥濤慶元府人父為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
資遣之在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缺未髮外以
線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
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其母且盡以囊資與之遂獨歸妻
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吾與汝
周旋某人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妾亦喜曰
君哉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詔濤熙十三年進士嘉泰
中為吳江丞吳江多蘇師且姻黨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挽役

法詔穀田定代毫無私馬師旦敗改知桐廬縣錢塘岸處為
潮齧車取石桐廬詔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充
嘉定四年召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
江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為右司即官接伴金使使者索
歲帛語慢甚詔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
塞十三年為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清簡道不拾遺里巷爭
呼為佛子平反冤獄甚多及拜執政適胡夢昱論濟王事當
遠竄詔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士論壯之

鄭清之簽書樞密院事

清之字德元慶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嘉泰二年入太學

十年登進士第調陝州教授帥趙方嚴重新計可清之往白
事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咎且曰他日願以
二子相累十六年逸國子學錄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書皆
清之所定

紹定二年己丑

史彌遠獨相

紹定三年庚寅

史彌遠獨相

九月己酉史彌遠加食邑實封

十二月甲子袁詔兩浙西路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府

自同知樞密院

除事

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我道丞相史彌遠懲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詔與范杓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詔夜與同見彌遠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決意討全乃拜詔浙西置制使仍治臨安鎮遏之彌遠卒言者論詔阿附罷職卒累贈太師越國公

乙丑史彌遠十日起都堂治事

詔史彌遠膺奏清敏氣體閑安朕未欲勞以朝謁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羅大經曰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相及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日最久國朝魏野贈王

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久
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之二
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永疾尤專國秉數年尤古今
所無故洪舜俞詩曰陰陽既變理

鄭清之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

詹行簡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秘
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理宗即位賜
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
之頒果確守初意深求實意則人才立而治本立國威張而

茲寵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
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幾人
也陛下蓋嘗據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
來上或直或異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據其一二見
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為具文蓋以所召
者非其人無直法情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
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
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
故無關於理亂祖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
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士衆見之表忠言至計

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採納而用之也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刑二部尚書進拜執政時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行簡上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為季全所成是必疑其絕為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擊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帥後然明指殺青者之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日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想彼知朝廷之一用柔

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視効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
全一人而已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劉除之兵今不可已則此
氣貌無以踰人未必有長策深謀直標悍勇決能長雄於其
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
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公
孫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大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
之後皆如行簡所料

紹定四年辛卯

史彌遠獨相

四月丁丑奏行簡除簽書樞密院事

七月庚戌葛洪罷參知政事知紹興府

九月丙戌史彌遠持降奉化郡公薛極鄭清之喬行簡各降一官旋皆復職

是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遂求直言戶部郎官張忠恕上封事曰陛下於濟王之思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從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去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謔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

始親了翁喜勉忠起無墮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俊矣真

德秀間之藉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俱
更納交焉。羅大經曰：宋終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
不報。○羅大經曰：宋終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
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外
將軍猛知虎，救得汾陽令。公府宗祖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
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榭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金臺外
史曰：程文鶴、林玉露俱作史彌遠諸家小說，亦有作韓侂胄
者，蓋其所居之相府一也。而二姦之權倖人主亦易地則皆
然矣。結定初御街中瓦前賣欄子者日為三大下店如世兩
有三處先因鄭德懋交通大焚燒中瓦及御街數十家將
有也。紅佳麗地灰塵瓦礫場之語後三年間中瓦後唱戶李
博士家遠大焚燒中瓦及大街十餘家是夜在家飲酒者府
吏王德用連生被罪至肆年九月間李博士橋王德家遺火
自北而南焚燒王前湖門外方家峪山亦僅五十餘里宗廟

百司一夕殆盡中瓦又為灰墟此三大之職明矣王德用取
斬是時臣臣林介雁帥馮榘步帥王虎因是罷去

紹定五年壬辰

史彌遠獨相

七月丁酉陳貴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禮部
尚書除

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後又中博學宏詞科歷
太學博士上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
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禮執若舉之以德取之以公
主議者摘其熙寧新法之語以激忽時相人為危之再遣將
作監丞弟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
諛者指為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

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遷祕監即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又指陳時弊大要言人才倖進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軍法不抵彌遠益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理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升兼直學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生艱竇吏員向眾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掩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於郊遷至禮部尚書

紹定六年癸巳

史彌遠鄭清之並相

十月內戊史彌遠特進太師左丞相仍兼樞贈使爵國公食邑一千

戶

鄭清之特授充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食邑一千

丁亥史彌遠除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

王○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今以疾解政宜加優禮

長子宅之權戶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次子宇之直寶文閣

樞密院副都承旨長孫同卿直寶華閣次孫紹卿良卿會卿

晉卿並承事郎女夫趙汝楙軍器少監孫女夫趙崇俱轉一

官

薛極除樞密使進封毗陵郡公

喬行簡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陳賁誼除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

是年上始親政面諭賁誼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

壬辰史彌遠致仕乙未卒

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中書令進封衛王益忠獻御

書公忠炯運定策元勲之碑以賜焉。彌遠為相二十六年

用事專旦久權傾內外初欲返韓侂冑所為故援召賢才老

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諭者紛起遂任憚壬以居臺

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極其立已惟言是從故患寵終其

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願回也夫予曰回也不改其人
憤然曰吾為四科之首而不猶猶堅耳○史燭遠元已吾獨遂改
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鑽遠乎○史燭遠元已吾獨遂改
曰汝之不鑽回宜也何不鑽鑽遠乎○史燭遠元已吾獨遂改
舉家駭匿比入門燈檣紛紜外堂即席子知皆出羅拜訊慰
平生歷歷彌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
復慮為羣早知泡影外○李全授淮之時史燭遠在廟堂未
史事悔把思仇抵死○李全授淮之時史燭遠在廟堂未
在京師人凡惶惶彌遠○李全授淮之時史燭遠在廟堂未
人者見其起得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有變龍林大
池中秋夫人急扶杖至彌遠安得不躍然而喜哉○以工俱
曰後忽地奠奠書至彌遠安得不躍然而喜哉○以工俱
史參用西樞密院編修官陳垾上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
湖遊覽志

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萬俟卨沈該耳韓侂胄
死所任不過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庭當嚴宦
官之禁外庭當言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詢益陰中之監察

御史王庭劾頃出知常州頃史彌遠之甥紹定初嘗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頃曰吾甥殆好名耶頃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遂力辭職直聲動一時

十二月庚辰薛極罷樞密使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五終